2025.3.10 星期一
主编|侯赛 版式|张昕 检校|招志云 许达吉
海南日报

画家王锐作品《走过那片油菜地》。

画家梁峰作品《梨园春色》。

画家王锐作品《争艳》。

画家王良作品《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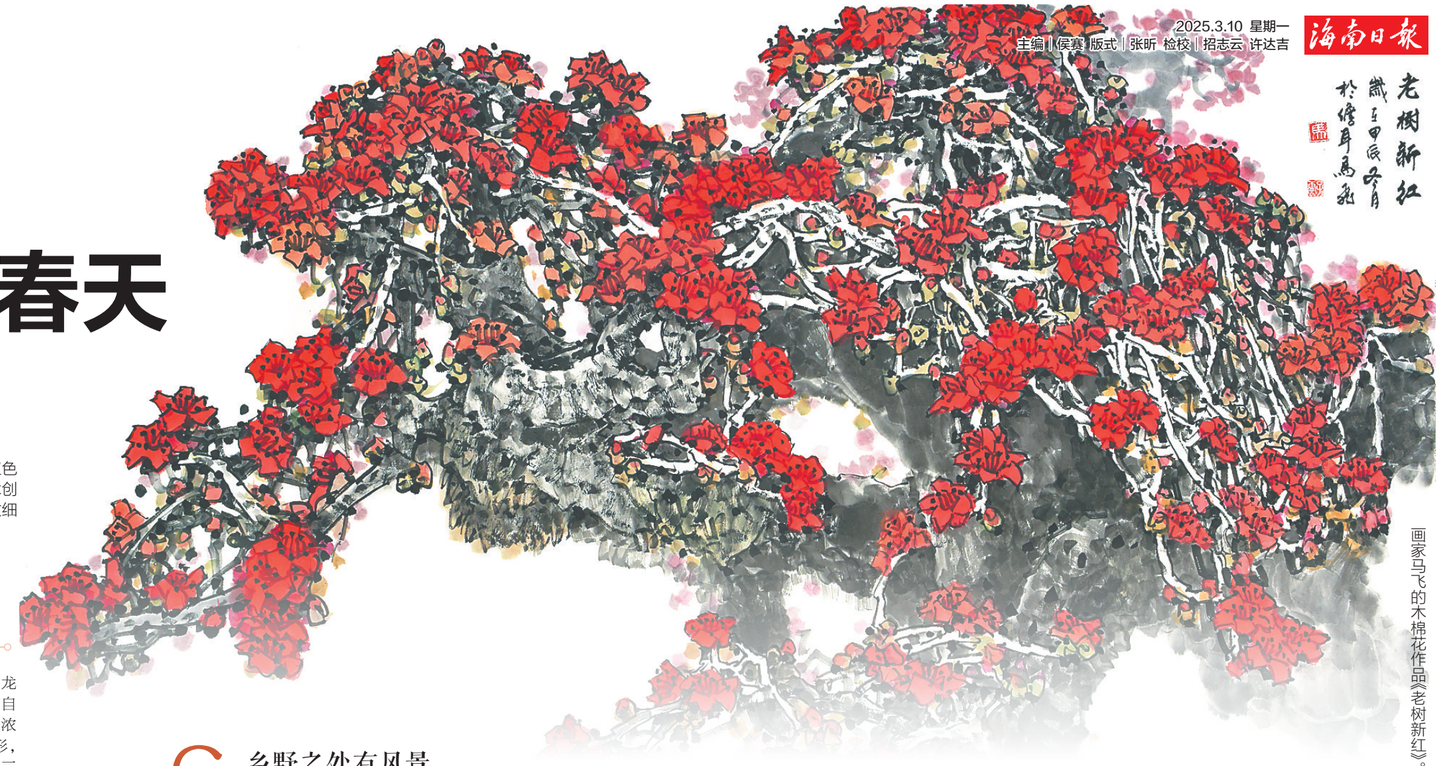
画家笔下的芳菲海南

花在画里闹春天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灵云

提起绘画，印象派大师莫奈说：“我会成为画家，也许是拜花所赐。”

眼下，千姿百态的花朵竞相绽放，鲜红如焰的木棉花缀满枝头，紫红色的三角梅攀上围墙，山野中的无名小花也绽放得肆意。花卉一直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母体，在海南，有许多画家钟情于花卉题材，他们纷纷挥毫，通过细腻的笔触和色彩的渲染，让花朵在纸上绽放，定格春的无限生机。



画家马飞的木棉花作品《老树新红》。

A 各擅胜场绘木棉

海南的春天，从一朵木棉花开始。在山峰上，在河谷中，木棉赤焰灼灼，虬劲枝干托举着成簇红花，灿烂如云霞。画家马飞长期在海南工作和生活，对木棉情有独钟。

“我有木棉情结，喜欢木棉躯干壮硕、高大、挺拔，花色艳丽但不媚俗，充满一股红红火火的精神、壮士般的风骨与气势。”马飞回忆，1994年，他从南开大学毕业来到海南工作，从此爱上南国特有的“英雄树”，近些年创作了数百幅以木棉为主题的作品。

在作品《南国风骨》中，马飞采用勾而复皴、连皴带染、皴染交叠、边勾边皴等方法，体现木棉的风骨与气势。他横向取势，利用虬龙般的横枝，结成交错缠绕的网络，花朵厚瓣有棱角，色彩浓艳，给人以舒展大气感。在近15米长的巨幅国画——《儋阳颂》中，由儋阳楼向下望去，风光壮丽，气象万千，木棉的火红与山水的青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视觉冲击，一派生机盎然。

在马飞看来，画木棉不是简单的自然描绘，更多的是表达木棉的精神。他非常注重对木棉造型进行艺术处理，用夸张变形等表现手法，重塑木棉的自然形态，描绘木棉的“骨”。在他笔下，木棉色正体健、花硕树高、英气逼人，有的拔地而起，有的如虬龙狂舞而又坚定沉着，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画家王良也是木棉花的“超级粉丝”，微信名字叫做“棉里摇风”。他出生在东方市东河镇，从小在木棉树下生活，漫山遍野的火红木棉花是儿时回忆中最美的风景。成年后，他用水墨绘制着最能代表故乡情韵的事与物。在他笔下，木棉较为雅逸，不激不厉，简洁而优美。

打开画作《山家芳菲天三月》，迎面扑来的是一股静谧惬意的田园气息，宛如陶渊明笔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再现。勤劳朴实的人们、悠然自在的家禽、安静淡然的山水、高大挺拔的木棉，在王良的笔下富有美感和诗意。

“木棉花无须绿叶的衬托，颜色红红火火，十分契合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追求。”王良解释，在东方，木棉花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美丽，还可入药，做蔬食也是不错的选择。画作《花季拾梦》中，他描绘了黎族人民捡拾木棉花的场景，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

此外，王良注重将海南独特的地方题材引入绘画之中。在画作《福地》中，槟榔树高高矗立，树石布局疏密有致，他随性而起，轻点几笔朱砂红，使得疏淡的画面变得明艳。

B 画布上的三角梅

三角梅是海南最常见的花，绽放在大街小巷，一团团、一簇簇，热烈而张扬。画家牧之以画“三角梅花”著称，在他笔下，三角梅清丽活泼，尽显蓬勃烂漫的生命力。

三角梅原产于南美洲，引进到我国的时间并不算长，加之其特性并不完全符合传统文人墨客的审美标准和象征意义，中国画画谱中没有三角梅，在美术史上，三角梅是个新生画种。对画家来说，创作三角梅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般人画三角梅采用工笔画法，试图用勾线的方式凸显三角梅的不同。牧之画三角梅，擅长没骨画法，干、叶、花都不勾线，直接以色彩塑造物象，鲜花繁而不乱，远近层次分明，侧正老嫩得宜。作品《争艳》《红云飘然沐夏酣》《艳若霞光让人醉》等，色彩铺排洒脱却不失严谨，一眼望去满目皆是绚烂。这些年，他创作的三角梅在国际绘画界绽放光彩，成为外界认识海南的重要意象。

作为海南省的省花，不少本土画家喜欢画三角梅。画家乔德龙曾说，本土画家画三角梅就是画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笔端饱含着浓浓情意，不仅努力描绘其美丽之形，更致力于展示其文化之神。在《三角梅下老爸茶》中，他将三角梅与海南特色的老爸茶结合，用大写意笔法描绘花团与茶客共处的市井场景，赋予植物以人文温度。画家梁峰偏爱白色三角梅，作品《椰城春早》中，两名少女站在一片白色的三角梅花海洋前，纯净而优雅。

海南是一个繁茂多姿的花果世界。画家吴东民自小就对这海岛上的花草树木、鸟虫蜂蝶颇感兴趣，他笔下的木棉、兰花、三角梅等，与飞鸟、山石结合，展现了海南岛独具一格的花鸟世界；卢向玲是一名钟情于工笔花鸟画的海南女画家，在力求精微传神的意趣中，全面呈现含蓄、细腻、具有静谧及朦胧之美的雨林花鸟艺术。她创作的国画《海南·花鸟序》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国画作品展。

◀ 画家牧之笔下的三角梅。

C 乡野之处有风景

乡野是艺术家寻找创作灵感的宝地。当春风拂过，百花开遍，不知名的野花也次第开放，极尽生机。

王锐是海南本土优秀的油画艺术家，擅用绚烂明快的色彩。这些年，他以海南山区黎寨为题材进行创作，勤劳善良的黎族妇女、独具风情的船型屋、其貌不扬的野花等纷纷入画，诗意展现乡村生活的宁静与自然之美。

鬼针花在海南十分常见，路旁的草丛中就能看见它的身影。花朵恬淡如菊，清丽可人。果实像蓬松的刺球，轻轻一碰，就会粘在人的裤脚上，也是常见的中药原料。《李时珍医学全书》中记载：“生池畔，方茎，叶有桠，子作钗脚，着人衣如针。北人谓之鬼针。”

在油画作品《背着春天回家》中，金灿灿的余晖洒满农家小院，归家的黎族阿公佝偻着身子，拄着拐杖，背着背篓，一只黑山羊紧随其后。背篓中，一簇鬼针花探出头来，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油画以其丰富的色彩和层次分明的光影效果，为画面增添无尽的魅力。海南光照强烈，在阳光的照耀下，这些野生花草显得极有色彩冲击力，带给画家无尽的创作灵感。王锐的作品突出色彩，强化光感，将自然之美和生活情感细腻地描绘在画布上，展现人与自然的精神依偎。

随着油彩点染，眼底心上的春光便明媚起来。王锐的另一幅油画作品《春天的花地毯》，描绘了一片盛开的野花田野。在他的“风景”里，野花没有名贵花朵的芬芳艳丽，却透着自然孕育的天然娇容和骨子里的向生力，与远处的庭院相映成趣，整个画面充满了和谐与温馨。让人蓦然发现，平日司空见惯的风景，其实有着美丽动人的面目。

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画家周铁利无数次走进原始的自然环境，仔细观察每一种植物花果的姿态、颜色、图形，挖掘和捕捉它们最美的一部分，倾听这些花草树木的低语。他创作的《生命·阳光——热带植物花果系列》等备受关注。油画作品《野菊花》《争艳》描绘了散布在海南乡村的野菊花，笔触热烈奔放，色彩明快艳丽，尽显野菊花的勃勃生命力，极具绚烂之美。

“如果要用什么词语来形容我心中的海南，我觉得是生命和阳光。”周铁利凭借着自己直观的印象感受创作，用独特的艺术风格表现海南热带植物花果。

如何画出海南神韵？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灵云

海南省是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四季常绿，植物种类丰富，自然风光得天独厚，给了画家更多的艺术创作空间。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曾勉励海南的美术家：“这里的色彩太迷人了，你们海南画家有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要好好在这里‘留学’呀！”

“‘海南画派’要树起一面旗帜，必须坚守地域特色，地域特色是艺术家形成艺术个性的重要资源。”画家王良分享，2003年，自己创作的《晒红》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海潮杯”全国中国画大展。“现在回头看，这幅作品很不成熟，之所以能代表海南参加全国性的画展，是因为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画中有黎族民居船型屋、晾晒木棉花的黎族人民等。这也坚定了我坚持创作的地域性。”

画好海南，画出海南这片奇特土地的神韵内涵，并不容易。历史上，传统中国画技法大多是为了表现北方山水景观总结提炼出来的，海南植被茂盛，繁复交错、密密匝匝，传统的国画技法很难表现。其次，海南古时属偏远之地，在中国画艺术作品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表现，海南的树木植物、奇花异草在画谱上找不到先例，海南的自然形象缺乏可资借鉴或者说是可供遵循的艺术语言和具体的创作方法，潜心研究和描绘热带植物题材的画家数量并不多。

画家罗继贞有强烈的使命感，几十年的笔墨生涯里，始终用手中的画笔为海南花鸟作画，向着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方向创作。他的《春意》《旭日晨欢》《和风细雨》《清趣》等作品，料色酣畅，十分清新典雅，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繁盛充盈的南国气象。

“海南画家必须在作品的内容形式和创作技法方面创新求变，创作一批立得住、传得开的好作品。”画家马飞说，海南这片热土为自己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艺术滋养，“为热带中国立卷，为宝岛山水传神”是自己的艺术追求。

画家马飞的《儋阳颂》中，木棉的火红与山水的青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